

世间万象

春天是个动词

刘小兵

当湿润的东风掠过冰封的河面，春天悄然登场。春天从来不是一个静止的名词，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动词，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，是时光里最动人的旋律。她携着希望与热忱，在天地间勾勒着生命的蓬勃图景。

春天是个动词，她揉醒了酣睡的大地。春天的降临，恰似一句亲昵的呢喃，揉醒了大地的每一寸肌肤。笋芽儿从泥土里拱出来，嫩黄的笋尖像是春天的指尖，轻轻在山林间点染出生命的绿意。它们急不可耐地想要窥探这个世界，触碰春天的柔软与明媚。河流也在这句呢喃中解冻，冰面裂开细碎的纹路，仿佛是春天的琴弦奏响了复苏的序曲。那些曾经凝固的水波，被春意搅得波光粼粼。春天的指尖是轻柔而有力的，她用她的温度让大地重焕生机，让希望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扎根。

春天是个动词，她让万物雀跃起

来。春雨是春天的信使，她带着清甜的气息，雀跃在山林间、屋檐下。她浸润过茶园，茶树们便在雨雾中舒展着枝叶，像是在跳一支春天的圆舞曲；她滴落在青石板上，石板便漾开浅浅的水痕，像是在回应春天的絮语；她拂过人们的发梢，带来一丝丝清凉与惬意。春风也追着春天的脚步雀跃而来，她轻轻地穿梭在街巷中，唤醒了沉睡的烟火。燕子在春风的裹挟中雀跃起来，衔着春泥的身影，在屋檐下编织着春天的故事。田埂上的荠菜在春风的轻抚中茁壮成长，它们仿佛也在雀跃，在春天的眼眸中追逐着雨露，追逐着阳光。春天的雀跃是静谧的，却又是无处不在的，她用她的灵动让万物在这场雀跃中触摸到生命的鲜活与蓬勃。

春天是个动词，她让生命舒展。春天的新芽是大自然最清新的笔触，是春天舒展的痕迹。柳芽在春风中舒展，鹅黄的嫩芽如同孩童的眉眼，灵动而

俏皮；榆钱也不甘落后，嫩绿的花序在枝头舒展，一串串像是春天的风铃，轻盈而可爱；香椿芽更是鲜嫩欲滴，一簇簇的嫩芽在枝头摇曳，仿佛是春天的使者在传递着生机。这些芽儿们仿佛在竞赛，看谁更快地舒展，看谁能把春天装扮得更加清新。它们雀跃在春天的眼眸中，用它们那稚嫩的身姿，用它们那清新的气息，吸引着鸟儿和虫儿，让它们也加入这场雀跃的派对。麻雀在枝桠间跳跃，追逐着新芽，追逐着虫鸣。春天的新芽是春天雀跃的音符，它们用那清新的色彩、鲜嫩的气息，谱写了一曲春天的田园诗，让世界在这场雀跃中充满了宁静与生机。

春天是个动词，她让心灵舒展。春天，人们仿佛也被她的清新所感染，纷纷卸下厚重的冬装，换上轻便的春衫。孩子们在山坡上奔跑，追逐着蒲公英，追逐着纸鸢，他们的笑声在春风中飘荡，他们的身影在草地上

跳跃，仿佛是春天的小精灵在春天的眼眸中尽情地撒欢。中年人在春天的晨光中舒展，或是在河畔垂钓、或是在庭院里侍弄花草，用他们的闲适与安然享受着生活的美好、守护着平凡的幸福。老人们也在春天的眼眸中舒展，或是在长廊里下棋、或是在树下唠着家常，用他们的从容与淡然诉说着对岁月的感恩、对生活的热爱。春天的舒展，让人们的心中充满了宁静与力量，让人们在舒展中品味到生命的醇厚与悠长。

“春天是个动词”，她用她的灵动，揉醒了大地，让万物雀跃起来，让生命舒展，让心灵舒展。她让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鲜活，感受到了希望的萌芽，感受到了生活的醇厚。愿我们都能在春天里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，让生命在春天舒展成最自在的模样，让心灵在这个春天沉淀下无尽的安然与温暖。

凡人心迹

江湖

高旭

谁人心中无江湖？

我心中有一个自己的江湖。那是由很多的武侠小说构建出来的，充满了少年时代的幻想与美好。

小学时，母亲负责单位的图书资料室。我开始疯狂地读书。什么都看。其中的一大类就是武侠小说。尤其是寒暑假，总会装一大包书带回家，然后不出门，忘情地读。

时光很美，不知不觉，一天就过去了，一周就过去了，一个假期就过去了……完全沉浸在书的天地中，武侠的世界里，感受着别样的江湖激荡与风景。

也就在这时，第一次读到了《神雕侠侣》《倚天屠龙记》《天龙八部》等书，知道了“金庸”这个名字。

印象中，母亲单位买的《天龙八部》，我是第一个读的。当时母亲在街上的书店购买后，我便如获至宝，直接抱回家去，不愿在外地继续浪费时间。

金大侠写的小说里，我最喜欢《神雕侠侣》。有多喜欢呢？不知道翻过多少次。每逢放寒暑假，我都会带回家重温一遍。

那时家中的房间不大，两室。我和姐姐住一室，上下铺的架子床。我小，在下边。父亲为了方便我读书，在我头顶的床板上安了电灯。就在这灯光下，我反复读了《神雕侠侣》，还有其他的很多书。

我喜欢杨过的不羁性情，喜欢小龙女的素洁清静，喜欢郭靖的宽厚沉稳，喜欢黄蓉的敏悟灵动，喜欢终南山上古墓的安静离世，尤其杨、龙二人在一起的默契相守，不离不弃……

这个江湖很有温度！金大侠的小说好看耐读，如今想来，是因为他笔下的人物都有真性情。无论正邪，无论尊卑，都活得很真实。

后来读《射雕英雄传》《雪山飞狐》《笑傲江湖》《鹿鼎记》等书时，也都有这种强烈的感觉。金大侠让波诡云谲、血腥惨烈的江湖变得可亲起来，也让我牢牢记住了“金庸”二字。

人生百味

春野春上春树

唐筱毅

春风一渡，乡间的树便次第醒了。柳先抽芽，香椿冒尖，槐吐新蕊，一树一树，把农家的春天撑得饱满又温柔。老辈人常说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于我们这些乡间孩童而言，最是近水楼台的，便是这满村春树和枝头上藏着一整个春天的滋味。

儿时的春天，总与爬树分不开。那时候个子矮，目光却总往高处望，望着老构树上一串串饱满的嫩芽，望着洋槐枝间缀满的白花，望着香椿树顶最先泛红的嫩芽，替你看一眼花开，替你听一声鸟鸣，替你在这片温暖里，好好待一会儿。

爬树不为贪玩，多半是为了一口春味。构树芽是最先登场的，嫩生生、甜滋滋，捋上一大把塞进嘴里，清甜瞬间漫开。有时贪多，衣襟口袋塞得满满当当，带回家交给母亲，开水一焯，拌上蒜泥，便是一道应季的小菜。洋槐花开时，满村都是淡香，站在树下仰头望去，一片雪白。我们勾着低处的花梗，小心翼翼地摘下花串，生吃清甜，蒸食软糯，连空气里都飘着温柔的香气。

最让人惦记的，还是香椿。老家房前屋后总栽着几棵香椿树，树龄老，枝干粗，一到春天，顶梢便冒出紫红的嫩芽，当地人管这叫“春天”。这芽生得高，往往要爬到较粗的枝桠上才能够到。我总跟在长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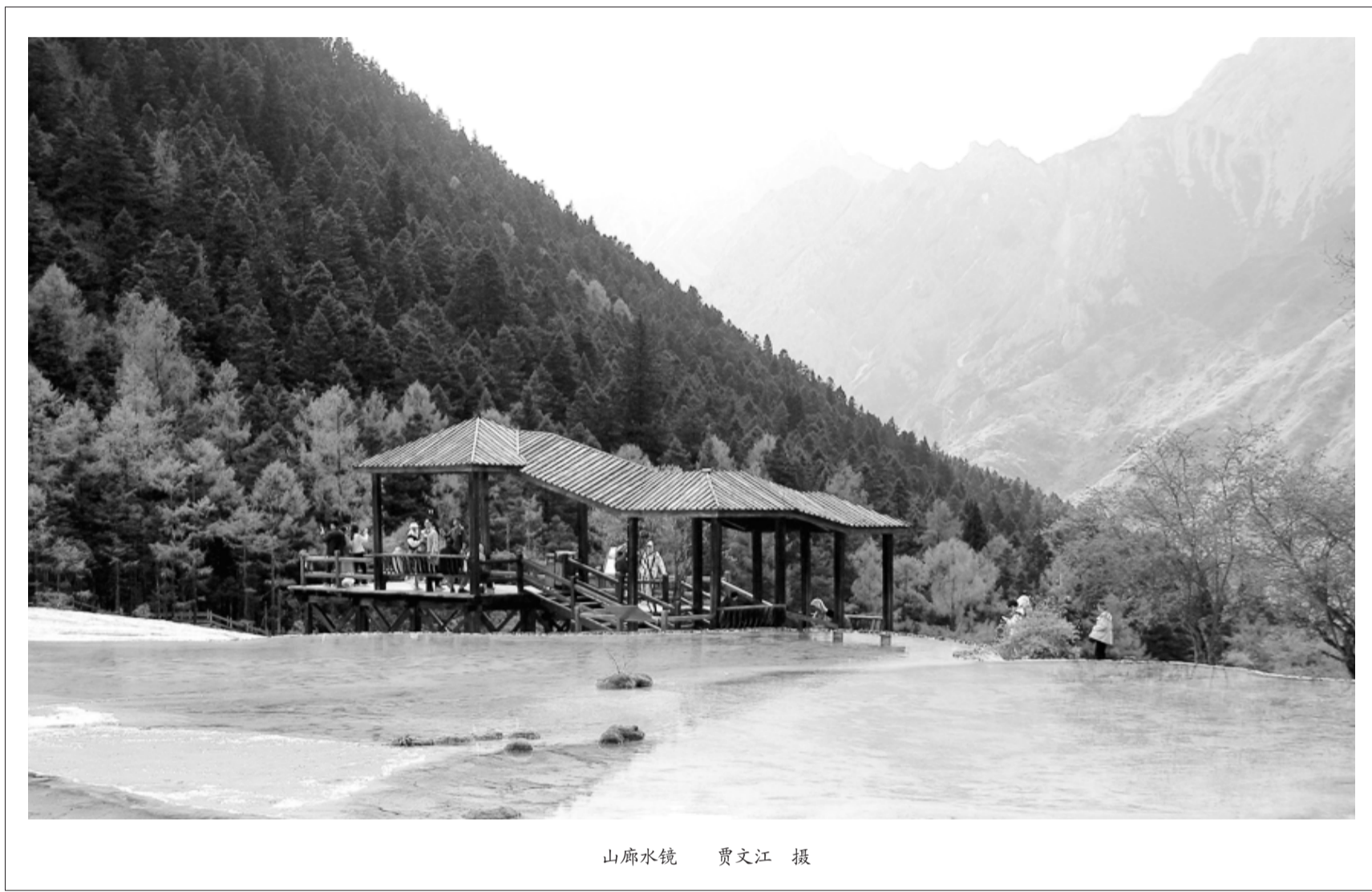
身后，学着他们的样子，轻手轻脚折下嫩椿芽，心里满是收获的欢喜。外祖母最会做这口鲜，开水焯过，凉水一镇，拌上辣椒蘸水，便是一道“凉拌春天”。后来读到康有为写香椿，“食之竟月齿齿颊”，觉得他说得对，又觉得他说得不够，那香气里，分明还掺着外祖母的唠叨和树下的目光。

柳树叶翠的时候，我们折柳条做笛子。选表皮光滑的嫩枝，截一小段，轻轻一拧，抽出里面的白木条，一个青青的柳笛就做成了。呜哇呜呜地吹，调子谈不上好听，但那股子春天的劲儿，全在里面了。

树下的春光也从寂寞。爬树累了，便往田埂边一蹲，蒲公英顶着白绒球，荠菜铺展着嫩绿叶片，车前草、灰灰菜、马齿苋、野葱蒜……藏在泥土里，只露出一点点牙尖。这些不起眼的野菜，是农家春日餐桌上的常客。我们挎着小竹篮，漫不经心地走着，与其说是觅食，不如说是与春天嬉戏。偶尔认错了野菜，引得大人一笑，自己也跟着羞赧，这些细碎的趣事，悄悄缀在了童年的春光里。

那时的春光，是野菜与树芽一起撑过来的。它们不声不响，却用最朴素的滋味，填满了农家的饭桌，也温暖了一代人的岁月。我们在树上攀援，在地上捡拾，把整个春天都攥在了手里。

陶渊明确写“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”，说的就是这样的春天吧。树在，春天就在；春天在，人就永远是那个仰着脖子、光着脚丫的孩子。



山麻水镜 贾文江 摄

心香一瓣

寄一片花瓣给冬天

瞿杨生

清晨的杏树下，落了一地粉白。我蹲下身，拾起一片还沾着露水的花瓣，薄薄的、软软的，像刚从梦里醒来的样子。抬起头时，又有几片旋转着飘下来，落在肩头，落在发间。这个春天来得这样急，仿佛一夜之间，就把冬天积攒的沉默，都开成了花。

拿着这片花瓣，忽然想起两个月前那个最冷的日子。窗外的风呼啸着，玻璃上结满了冰花，我缩在炉火边，翻着一本旧书。那时想，春天还远着呢，远得恍若一个到不了的远方。可如今，春天就捧在手心里，那薄薄的一片，竟

装得下整个季节的温柔。

要是能寄一片给冬天就好了。不是抱怨、不是炫耀，只是想那个已经远去的冬天知道，你走后，世界变成了这样。孩子们脱去了厚厚的棉袄，在田埂上追逐，笑声比风跑得快。河边的柳条抽出嫩黄的芽，细细的，恰似谁用最轻的笔触画上去的。还有那些被你封存在地下的种子，一个个探出头来，好奇地打量着你曾经守护过世界。这些，你都应该看看。

我想寄去的，也不只是一片花瓣。我还想寄去一朵油菜花的金黄，那是在

你留下的田野上，一夜之间铺开的颜色；也想寄去一声燕子的啁啾，它们在归来的路上，一定曾飞过你居住的北方；还想寄去一缕春雨洗过的青草香，那是你走后，田野第一次洗澡的味道。

更想寄去一声布谷鸟的啼鸣，它们站在刚刚返青的枝头，一声一声，催着农人下地，也催着我，替冬天看一看这人间的最后，再寄去一缕晒过太阳的棉被的味道，那是我把被子抱到院子里时，风捎给我的，是春天最早的问候。

可怎么寄呢？花瓣太轻，风一吹就不知去向；春天太短，等不到下一个冬

天，它就枯萎了。也许只能这样，把花瓣夹进书页里，压在枕下，等到明年此时，再翻出来，看看那个春天。或者，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在这个春天的早晨，替你看一眼花开，替你听一声鸟鸣，替你在这片温暖里，好好待一会儿。

花瓣最终还是落在了泥土上。我站起身，拍拍衣襟，往家的方向走去。心里这才明白，原来每一个冬天，都是春天的邮差。它们千里迢迢地赶来，把寒冷送到最深处，只是为了让我们在花开的那一刻，体会什么叫温柔。

槐花深处

王连翠

落下来。树下早炸了锅，我们几个扯着嗓子喊：“这枝！这枝花多！”“那边那枝更好！”奶奶从不嫌弃，笑眯眯地，一枝一枝地够。她脾气好得出奇，从没见过她对谁红过脸。

有一回，大妹趁奶奶不注意，咪溜咪溜爬上了旁边那棵槐树。她平日里就胆大，我们还没来得及羡慕，就听见她哇地哭了出来——手上扎了刺，肚皮也被树皮划了一道红印子。奶奶扔下镰刀跑过去，嘴里嚷着：“该！看你下回还敢爬树！”手上却忙不迭地往手心吐了口唾沫，轻轻揉着妹妹的肚皮。这是奶奶的“偏方”，不管磕了碰了，经她这么一揉，准好。大妹抽抽搭搭地，眼泪还没干，眼睛却已经瞄上了树上那枝没够下来的槐花，小声嘟囔着：“奶奶，那枝……那枝还没够呢。”

老家的槐花开了一回又一回，奶奶一年比一年老了。那年暮春，父亲在电话里说：“你奶奶念叨你们呢，有空回来看看。”我和妹妹约好了一个周末，往家赶。快到村口时，那股熟悉的甜香又飘了过来，氤氲在空气中，把我们全身包围。我们几乎同时说：“槐花开了。”

奶奶还是老样子，坐在大门口，跟

过往的乡邻大声打着招呼。她的眼睛早就看不清了，可隔着老远，她忽然站起来，朝我们的方向喊：“是两个丫头子吧！”我至今想不明白，她是怎么认出我们来的。后来她得意地告诉我：“看走架——我看不清脸，看走路的样子，十回错不了半回。”

院子里槐香阵阵，我们假在奶奶身边，听她说那些陈年旧事。她摸着我的手，一遍一遍喊着我们的乳名。阳光从槐叶缝隙里漏下来，碎碎地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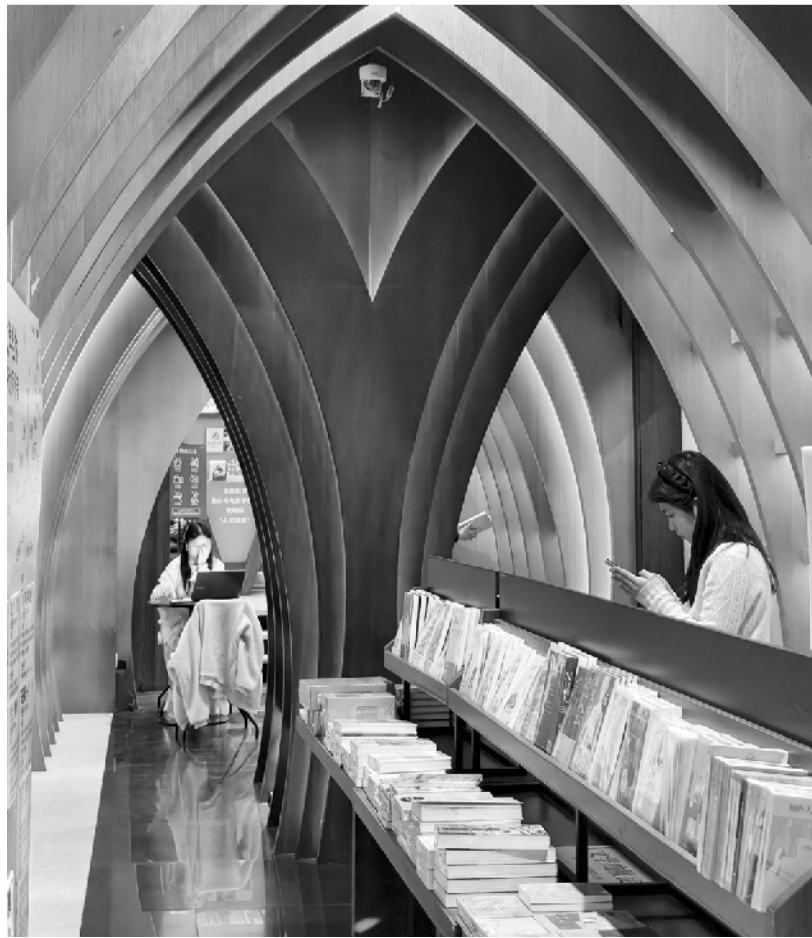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她说：“老了，够不来槐花了。”

妹妹眼圈一红，抢着说：“奶奶，我们去够，我们做槐花饼给你吃。”

奶奶眼睛亮了：“我正想吃这一口呢。”

那天，我和妹妹爬上梯子，够下最鲜嫩的花枝。摘花，洗净，晾干，和面，烙饼——每一步都照着奶奶教的样子。奶奶坐在灶旁，嘴上说着“火候再大些”“油少了”，脸上却一直笑着。饼出锅时，金黄酥软，咬一口，满嘴的清香。

奶奶尝了一口，慢慢地说：“就是这个味。”



时光慢读 徐士和 摄